以卢浮宫工作经历为分界，契玛莱利的创作风格由抽象逐渐回归到古典

卢浮宫雕刻修复师来到上海

他 26 岁时即成为意大利惟一的卢浮宫雕刻修复师，“修复雕塑的收入非常好，而且整个意大利也就我一个人能做卢浮宫之类的修复活儿”。

文 / 杨圣捷　图 / 彭辉

从 10 月 29 日到 11 月 10 日，意大利人迪奥尼西奥·契玛莱利（Dionisio Cimarelli）的 5 件铜雕作品、33 件雕塑和素描作品图片在上海长乐路 989 号 19 楼的展厅里安静地度过了两周。

作为前卢浮宫雕刻修复师，同时也是一位对古典心存敬意的雕塑家，契玛莱利一方面精心修复着一件件历史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则潜心创造着体现新艺术理念的作品。

“我和中国非常有渊源。”这位目光深邃的亚平宁男子淡淡地说，“我在 1986 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我的大学论文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

为卢浮宫修复古代雕塑

1991 年，契玛莱利接受了卢浮宫博物馆的邀请，担任该博物馆拿破仑宫雕刻修复师的职务。那一年，他不过 26 岁。

卢浮宫的工作使他在理念和实践中都有了新的发现和变化。

“修复是一项难度很大、技术要求很高、情况十分复杂的工作，其艰难并不亚于古代雕刻家当时的创作”。他发现，当年在艺术学院中学到的雕塑技艺在这份新的工作中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但更多的领悟来自与那些几百年前杰作的亲密接触。这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与这些冰冷的石像朝夕相对，似乎是在与前辈大师进行着无言的对话。

契玛莱利回忆道：“我在卢浮宫所修复的 17 至 19 世纪的雕塑作品是相当有历史的。事实上，这是给我一个学习前辈雕塑家是如何创作的好机会。我广泛接触了传统的、经典的雕塑佳作，而之前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是相当抽象的。”一开始的工作相当困难。因为要完整准确地再现古代雕塑的原貌，就要熟悉各种雕像材料的性能，而且还要考虑到时间留下的痕迹。当时没有电脑，他也无法从外界获得信息，只能通过历史资料和经验想象，比如雕塑的草图之类来完成。

他在长期的修复中积累经验，对各种材料的性能进行反复研究和实验，到后来，他的雕刻技能足以能够胜任所有委托给他的修复项目。

在修复卢浮宫博物馆拿破仑宫的雕塑之后，契玛莱利获得了艺术界的高度评价。但是他反而自此感到自己需要继续学习和深造。在结束此项工作之后，他先后到纽约艺术学会、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布拉格美术学院及非洲和中北美洲等地留学，并获得了意大利瓦尔加德纳的席尔瓦专业学校“木雕雕刻师”文凭。他又先后担任了丹麦哥本哈根皇家赫鲁门教堂、法国斯特拉斯堡主教教堂、瑞典斯德哥尔摩王宫等地雕刻修复师的职务。

“我想他们选择我是因为欣赏我的雕塑技术。我能使用木头、石头、铜、黏土等等各种材料——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们都有大理石雕塑的知识，但是，是否能够修复古老的雕塑作品就完全取决于个人技术了。”契玛莱利称。他对各种材料的雕塑都非常有兴趣，而今天很多雕塑家对这些传统的材料并不感兴趣，结果就是“这个行当在世界范围内还比较冷门”。

被问到为何坚持在雕塑修复这一极其冷僻的行当从业时，他骄傲而风趣地说：“修复雕塑的收入非常好，而且整个意大利也就我一个人能做卢浮宫之类的修复活儿，所以这几十年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城市雕塑折射政治生活

“我这一次来，一个原因也是为因为我的中国朋友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提到了我”。契玛莱利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上海，早在 1986 年，他就曾来中国留学，那段时期的某些抽象雕塑似乎也受到过中国假山石的启示。这次展览中，他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女孩》就是当年在中国创作的两幅油墨水彩作品。

现在，契玛莱利已经是众多中国高校的讲席上的常客了。2004 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些大学作了很多讲座。就在今年 11 月，他也在清华进行了三场讲座。

“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邀请我明年在那里教书。”他不无得意地说。

所以一说起文化，他也就能够令人毫不奇怪地侃侃而谈。在他眼里，中国和意大利在过去的 50 年里，历史是相当不同的：“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传统文化上的东西都被推翻了，而意大利在二战后却有多种文化兴起。我得说，政治和经济对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要比较中国和意大利的这一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渐渐兴起的城市雕塑，他说，“我现在了解还不够多，很难说我在上海最喜欢哪一座雕塑。”但契玛莱利说。偶尔也会发现一些中国雕塑非常优秀，他认为，一些城市雕塑在相当大程度上折射出了过去 50 年的政治生活，但那只是表达的一个方面：“上海在不断变化着，我希望它们可以表达出更多不同的东西。”